



草原上的田庄

卡达耶夫著

草原上的田庄

〔苏〕卡达耶夫著

方 子 译



1961

В. Катаев

Хуторок в степи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пяты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7 年版本译出

草原上的田庄

原著者 [苏] 瓦·卡达耶夫

翻译者 方 予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350×1156毫米1/32 印张：12 1/8 插页：2 字数：248,000

1961年8月第1版

196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746

定价：(八)1.20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卡达耶夫的长篇小说《海孤帆》的缩写。它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俄国作为历史背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遭遇和他家庭的变迁，以及他的孩子与一个革命工人家庭的孩子交往这两条线索，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因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逮捕惨案、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六次全俄党代表会议等串连起来，组成一幅广阔的画面，描绘出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后，布尔什维克党如何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在沙皇政府的统治和黑帮反革命势力之下进行艰巨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反映了俄国革命运动新的高涨。本书在描写主人公去欧洲旅行的同时，还接触到当时席卷世界的革命浪潮，显示出资本主义国家内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目 次

一	托尔斯泰的逝世	3
二	骨头架子	8
三	“什么叫‘红色的’？”	14
四	极不愉快的事情	20
五	追荐	27
六	辞职	31
七	老朋友	36
八	卡甫立克理想	41
九	一罐果酱	48
一〇	法依格先生	60
一一	水兵上衣	65
一二	启程	72
一三	信	77
一四	在輪船上	84
一五	伊斯坦布尔	91

一六	鸡湯	100
一七	卫城	102
一八	新帽子	108
一九	地中海的荒凉区	116
二〇	墨西哥	119
二一	小普里尼	122
二二	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	126
二三	阿列克塞·馬克西莫維奇	138
二四	維苏威火山	149
二五	眼睛里的煤灰	154
二六	永恒的城市	158
二七	在日内瓦湖畔	162
二八	流亡者和旅行者	168
二九	一見钟情	173
三〇	山中的暴风雪	177
三一	俄国如此接待他們	185
三二	宝石	191
三三	星期日	194
三四	买来的风箏	200
三五	一分	206
三六	姨母的新理想	215
三七	老太婆	221
三八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26
三九	在新地方	231
四〇	雪花草	237
四一	連納惨案	244
四二	真理报创刊号	257

四三	草原上的田庄	269
四四	契諾夫尼克之死	276
四五	寡婦和孩子	283
四六	郵簡	290
四七	相會	298
四八	凱撒的筆記	304
四九	王后市場	310
五〇	朋友的援助	321
五一	不打倒下的人	329
五二	介連吉・謝苗諾維奇	336
五三	螢火虫	346
五四	大胡子	352
五五	帆船	356
五六	篝火旁	364
五七	繁星	370

草原上的田庄

一 托尔斯泰的逝世

海风送来了雨，却刮走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大街小巷是一片早晨的昏暗，彼嘉的心头也是那么昏暗而沉重。

他还没走到熟悉的拐弯角上，老远就看到售报亭前面挤着一小簇人：刚送来一叠迟出了的报纸。大家拼命抢着买。铺开了的报纸给风吹得沙啦沙啦直响，立刻被雨淋得发黑了。人群中有的人脱下了帽子，一位太太拿揉皱了的手帕掩着眼睛和鼻子，大声啜泣起来。

“那么他到底死啦，”彼嘉心里思量。这会儿，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印着黑色闊边的报纸和列夫·托尔斯泰黑糊糊的相片。托尔斯泰的大胡子雪白的，这个他很熟悉。

彼嘉已经十三岁了，也跟所有的少年一样，特别害怕死。每逢有什么熟人死去，他心里就充满了恐惧，好象生了一场大病，好久才会恢复。不过眼下这种对死的恐惧性质却完全不同。托尔斯泰不是熟人。彼嘉不见得能想象得出他的日常生

活。托尔斯泰是著名作家，跟普希金、果戈理和屠格涅夫一样。在彼嘉的心目中，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现象。如今他死了，躺在阿斯塔波伏车站上，全世界的人都成天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他逝世的消息。彼嘉也象大家一样等待着重大事件，这种事件似乎难以置信，而且不适用于称做“列夫·托尔斯泰”这个不朽的现象。这种事情竟然发生了，彼嘉感到心情非常沉重，倚在又湿又粘的洋槐干上，一动不动地站了好多时候。

中学里也象街上那么昏暗而哀伤。没有人吵闹，也没有人在楼梯上奔跑，大家都低声悄语，宛如在教堂里做安魂弥撒时一样。课间休息时，他们坐在窗台上，默默不语。高年级的学生——七八年级的——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楼梯平台上和下面门房跟前，偷偷地翻阅报纸，因为把报纸带进学校里来是严格禁止的。课程一课接着一课地上着，规规矩矩，安安静静，单调得要叫人发狂。副校长或者学监里什么人，经常向教室的玻璃门里张望，他们的脸上露出同样冷漠和警惕的神色。公立中学里这整个熟悉的世界，还有教师的制服和大礼服，勤杂人员的浅蓝色硬领，静悄悄的走廊（副校长穿着新的硬跟皮鞋，走在走廊里的瓷砖上，脚步声是那么清晰响亮），四楼上小教堂鍍花橡木门附近微微可以闻到的乳香的香气，楼下办公室里稀稀落落的电话铃声和物理实验室里试管的细微的叮当声——彼嘉觉得，这一切和此刻校外、城里、俄国、全世界所发生的伟大而可怕的事情有极大的矛盾。

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彼嘉不时望望窗外，除了靠近车站区那幅他看熟的、令人

生厌的景象，什么也沒有看見。他看見了司法機關那漂亮建築的濕屋頂和三角牆上蒙着眼睛的菲米斯^①象。看見了潘得列教堂的圓頂，亞歷山大區的了望台，再過去，是給一片陰沉沉的煙雨籠罩着的工人區，那兒有工廠的煙囪、濃煙和倉庫，還有天際那種特別的鉛灰色的昏暗，這使彼嘉回想起怎麼也想不出的往事。放了學，到了街上，他才忽然想了起來。

是黃昏時分了。有幾家小鋪子里已點上了煤油燈，黃澄澄的燈光無力地照射到濕漉漉的馬路上。行人的影子，象幽靈一樣，在霧靄中閃來閃去。驀然傳來了歌聲。一排排的人手挽着手，從拐角那邊緩慢地走過來。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大學生，沒戴帽子，把鑲着黑框的托爾斯泰象緊貼在胸前，濕潤的風吹亂了他那淡褐色的頭髮。“你們在激戰中犧牲了，”^②那個大學生用挑釁般的高音唱着，蓋過了人們不和諧的聲音。那個大學生和那唱着歌的人群，突然異常有力地使彼嘉回憶起另外早已忘記的時日和街道。也跟現在一樣，馬路在霧靄中閃閃發光，戴着黑羔皮小帽子的高等女校學生和大學生以及穿着皮靴的工人，手挽着手，一排排地順着馬路走去。他們唱着“你們犧牲了”的歌曲。一塊小紅布在人群的頭頂上擺動着。那是一九〇五年的事……似乎除了相似之外，彼嘉還聽到了馬蹄的得得聲，馬蹄鉄敲着馬路上潮濕的花崗石迸出火花。哥薩克巡邏隊從小巷中衝出（無檐帽歪在一邊，龍騎兵的馬槍在背後跳動），馬鞭子貼近彼嘉身邊發出嘯聲，並且發出一股強

① 菲米斯，希臘神話中的司法女神。

② 這是一支舊的革命歌曲。

烈的馬汗味。頓時一切都混亂起來，大家叫喊著，奔跑著……

彼嘉兩手抓住帽子，溜到旁邊，碰上了一件什麼熱烘烘的東西。那東西翻倒了。原來是水果店門前的火盆。燒得鮮紅的炭，冒著煙的栗子，撒了一地。接著街上就空無一人了。

那幾天，托爾斯泰的逝世成了整個俄國社會主要而唯一的生活內容。報紙的號外上登載的全是托爾斯泰從亞斯那亞·波里亞那出走的詳細報導，阿斯塔波伏車站發出了數百份有關大作家最後幾小時和幾分鐘的電報。霎時間，那個名不見經傳的阿斯塔波伏小車站震動了全世界，變得跟亞斯那亞·波里亞那一樣出名，站長奧索林的名字被那些識字的人不知說過多少遍，他曾經把住宅讓給奄奄一息的托爾斯泰。那些伴送托爾斯泰進墳墓的新字眼——“阿斯塔波伏”和“奧索林”，跟伯爵夫人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和契爾特柯夫的名字合在一起，宛如喪事花圈白緞帶上的黑字，使彼嘉吃了一驚。

彼嘉惊奇地覺察到了，政府、最神聖的宗教會議、警察、憲兵團跟這個大家稱做“悲劇”的死有某種關係。這幾天，彼嘉要是在街上遇到一個僧侶坐在馬車夫身旁趕車座位上的大主教的轎式馬車，或者發出喀啦喀啦響聲的市警察局長的豪華輕便馬車，他便斷定大主教和市警察局長是為了跟托爾斯泰的逝世有關的要事上某處去的。

彼嘉還從來沒見過父親的心情象這幾天這樣：不是激昂，而是高超。他那平常和善純朴的臉，忽然嚴肅起來，顯得年青了。額角高高的，宛如塑成的一般，頭髮往後梳，象大學生那樣。夾鼻眼鏡底下他那雙蒼老的眼睛，紅通通的，滿含淚水，反映出了深切的痛苦。因為怜惜父親，彼嘉心里不由得難過

起来。

瓦西里·彼得洛維奇走了进来，把捆得紧紧的两堆学生练习簿往书桌上一放。在沒有換上家常便服以前，他从綢翻領已經磨破的大礼服里面口袋里掏出手帕，把給雨点打湿的臉和胡須擦了好久，然后果决地搖了搖頭，說：

“喂，孩子們，洗洗手吃飯吧！”

彼嘉深深体会到父亲的心情，他心里明白，父亲对托尔斯泰的逝世感到特別难受，对父亲來說，托尔斯泰不仅是个被人崇拜的作家，而且比那还重要得多——几乎是精神生活的中心，不过这点他不能用言語解說清楚。

父亲的心情往往很容易感染孩子，彼嘉現在心里也很是不安。他安靜下来，一双神采奕奕的眼睛詢問似地盯着父亲。

帕夫里克剛滿八足岁，已經进了中学。他一心想着中学对他的最初印象和預备班里的那些有趣事儿，此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沒有留意。

“我們今天在上习字課的时候哄起来啦，”他說“哄”这个字显然很得意。“骨头架子不公平，叫柯里卡·沙波希尼柯夫退出課堂，我們都抿着嘴噁噁叫，看不出来，直到骨头架子用拳头把讲台使勁一捶，墨水瓶跳得有两三尺高，我們这才不叫了。”

“別說啦，怎么不怕难为情……”父亲痛苦地皺着眉头說，突然发起怒来：“沒良心的孩子，該揍你們一頓。你們怎敢嘲笑不幸害病的教师，說不定他活不多久了……你們这种殘忍心是从哪儿来的？”大概他想回答这些天来折磨着他的想法，便接着說：“你們要明白，世界不可能靠着仇恨来維持！这跟

基督教有矛盾……并且与正常的思想有矛盾。在这些也许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被送进坟墓的日子里，这……”

父亲的眼睛发红了，他忽然略带恳求的微笑，接着抓住孩子们的肩膀，把他们的脸分别看了一下：

“答应我，你们今后永远不要折磨亲人吧！”

“我没有折磨人，”彼嘉不好意思地说。

帕夫里克痛苦地皱紧眉头，把剃光的头紧贴在父亲的大礼服，衣服上有一股鬚斗气和細微的樟脑味。

“爸爸，我永远也不再做这种事了……我們没有想到……”
他說着用拳头擦擦眼睛，接着就嗚咽起来。

二 骨头架子

“不，無論怎么說，这是可怕的！”吃早飯的时候姨母說。她放下舀湯用的大勺子，拿手指按紧了太阳穴。“随便您怎么对待托尔斯泰都可以，我个人只承认他是个最偉大的艺术家，他的不抵抗和素食主义全是胡說，不过俄国政府所干的事情太可耻了。在全世界人面前丟人！象旅順口^①、对馬^②、一月九日^③那样的耻辱……”

① ②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本同沙皇俄国之間因爭夺朝鮮和中国的东北而发生了帝国主义战争。在旅順口和对馬的战争中，沙皇俄国的军队都被击败了。

③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工人举行游行，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請愿书。沙皇命令军队开枪，有一千多人被打死，两千多人受伤。一月九日从此称为“流血星期日”。

“我求求您……”父亲惊恐地说。

“不，别求我吧。……沙皇昏庸无道，大臣们庸碌无能！我为了我是个俄国人而感到羞耻！”

“我求求您！”父亲嚷起来，他的发抖的胡须朝前翘着。“誰敢提到神圣的皇帝陛下……我不允許……特別是在孩子們面前……”

“請原諒，我再也不提了，”姨母連忙說。

“我們別談这个吧。”

“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您聪明，心腸好，热爱托尔斯泰，怎么会当真称那个人是神圣的人，他把俄罗斯布满了絞架，他……”

“求您看在上帝份上，”父亲哼了一陣，“我們別談政治吧！您的本領真大，随便什么题目都会扯到政治上去。难道除了政治就不能談談別的事情嗎？”

“啊，瓦西里·彼得洛維奇，怎么到現在您还不明了，我們生活中一切都是政治！国家是政治！教堂是政治！学校是政治！托尔斯泰是政治！”

“您竟敢这么說……”

“是的，我敢这么說！”

“这是冒瀆的。托尔斯泰不是政治。”

“正是政治！”

隔了好半天，彼嘉和帕夫里克在自己房間里預备功課的時候，还听到門外父亲和姨母激昂的声音，你打断我的話，我打断你的話。

“《主人和工人》，《忏悔录》，《复活》……”

“《战争与和平》，卜拉东·卡拉他耶夫……”

“卜拉东·卡拉他耶夫也是政治……”

“《安娜·卡列尼娜》，吉蒂，列文……”

“列文和哥哥争论过共产主义……”

“安德来·保尔康斯基，彼埃尔……”

“十二月党人……”

“哈泽·穆拉特^①……”

“尼古拉·巴尔金^②……”

“我求求您！孩子们在旁边……”

帕夫里克和彼嘉悄无声息地坐在父亲的书桌旁，靠近罩着绿色玻璃罩的青铜煤油灯。

帕夫里克已经做完了功课，这会儿正在收拾仍然让他感到得意的文具。他把转印画贴在文具盒上，耐心地用手指把湿纸上的一层油彩揭开，隐隐约约看到下面一束用蓝缎带扎的各色鲜花。他听到餐室里的谈话声，却没有在意，因为他一心想着今天上习字课时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他起先认为这种“起哄”大胆而有趣，这会儿他忽然觉得完全不同了。

帕夫里克眼前老是浮现出一幅可怕的情景。书法老师——骨头架子——向黑板走去。他的肺病已到了末期，瘦得很是可怕。他身上穿的那件蓝大礼服是照规定式样做的，显得很大

① 《主人和工人》、《忏悔录》、《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安德来·保尔康斯基、彼埃尔都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吉蒂、列文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哈泽·穆拉特是托氏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② 尼古拉·巴尔金，尼古拉一世的宠臣。